

你若不离不弃， 我必生死相依



薇络 作品

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until the end of time
if you'd never leave me.



记忆中你眉目清晰，凝眸深望，如同一世那么长久，可是梦醒之时，
无边黑暗却又分外深远寂寥。



你若不离不弃， 我必生死相依

前生，我在你面前消失，飘散的萤光，凝成你眼底最深彻的绝望，你从那时便发誓，此生除了我，心里再也不会住进第二个人，但你，却负了我……

今世，我死在他剑下，相同的魂魄，不同的面孔，可这一生注定只是仇敌。

来生，宫廷的波诡云谲，我作为一颗棋子，生存在乱世的阴谋诡计之中，短暂的重逢，却换来一生囚禁。

我愿化身石桥，受五百年风吹，五百年日晒，五百年雨淋，只求你从桥上走过。



上架建议：畅销·古代言情

ISBN 978-7-5496-0256-8



9 787549 602568 >

定价：29.80元

你、
若不离不弃，
我必生死相依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 / 薇络著. —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2011.10

ISBN 978-7-5496-0256-8

I. ①你… II. ①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34433号

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

作 者 / 薇络

责任编辑 / 若晨

特约编辑 / 何静妍

封面装帧 / 姚姚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版 次 / 2011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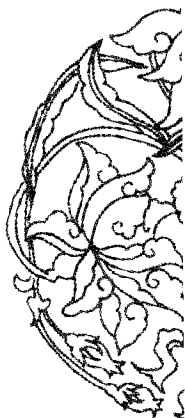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299千字

印 张 / 16

ISBN 978-7-5496-0256-8

定 价：29.80元



楔子

第一卷

契丹王的宠妃

第一章 从古代来的女鬼 / 004

第二章 烈日狂沙 / 007

第三章 狩猎天鹰 / 013

第四章 木叶神女 / 031

第五章 北院王妃 / 042

第六章 萤之光 / 064

第七章 梦回 / 096

第二卷

复仇公主

第八章 魂归 / 100

第九章 绮臻 / 107

第十章 射鹿 / 118

第十一章 对立 / 125

第十二章 碧落黄泉 / 137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三卷

梦回大宋

- 第十三章 失忆 / 148
- 第十四章 深宫禁宠 / 157
- 第十五章 劫持 / 175
- 第十六章 幽州 / 182
- 第十七章 惊梦 / 190
- 第十八章 时空之门 / 200
- 第十九章 玉碎 / 210
- 第二十章 狂狮 / 217
- 第二十一章 开战 / 223
- 第二十二章 毒计 / 233
- 第二十三章 相离 / 241

尾声 / 250

楔子

X I E Z I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越来越觉得时光难熬，身体也大不如前。她自己也不清楚究竟在这黑暗中等了多少年。

送饭的侍女从来不和她说话，每当她寂寞了，想找侍女说话，侍女总是放下食物就往外走，根本不给她机会。

她心里冷下去，被囚禁于此，昼夜不知，她已经寂寞了太长的时间。

可是，无论如何，那扇门永远不会打开，她等的人，也永远不会出现。

她记得那天分别时的场景，哪里会想到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。

下午最后一次侍女来的时候，她从昏黄的烛光中看见侍女的眼眶是红的，她想询问怎么回事，但想必侍女也不会回答，因此就忍住没说。

可这一次侍女却破天荒地放下食物之后，在门口站了很久。

庄舟奇异，忍不住向她询问，无论什么事她都愿意听一听，她真的太长时间没和人说过话了。每一天有一半时间，她在自言自语，另一半时间，就在发呆，睡觉。

侍女欲言又止了好几次，眼眶越来越红，最后，终于流着泪说道：“北院大王，去世了。”

庄舟就坐在烛光边上，那火光跳跃了一下，不甚明亮，照不见她脸上的表情，只隐隐约约看见她眼中似乎有什么晶亮的东西流星般划过。

她轻轻点了点头，侍女便掩上门，离去了。

半晌，她才站起来，吹灭了蜡烛，在早已习惯的黑暗中，慢慢走到床上躺下。

“我愿化身石桥，受五百年风吹，五百年日晒，五百年雨淋，只求她从桥上经过。”耳边似乎有这样的声音轻轻响起来。

她心中却很平静。

缘尽于此，奈若何？

此后漫长一生，临风守望，流连黑暗。没有承诺，没有誓言，而她一直……等下去。

第一卷

契丹王的宠妃

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until the end of time
if you'd never leave me.





第一章 从古代来的女鬼

如果……有一种力量，可以跨越千年的时光……

“庄舟，快，游戏开始了。”房间的电灯忽然全关了，桌子上那只孤零零的蜡烛拼命用昏黄的光点亮整个房间。

围在桌子四周的几个人已经手拉手，准备玩通灵游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段时间，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游戏在学校里疯狂流行起来。

有的人说真的很灵，有的人却嗤之以鼻。

庄舟就属于后者。父亲是一名考古学家，在古墓里进进出出这么多年，教会她凡事都讲究“科学”二字。

在同学催促下，庄舟只好不情不愿地把手伸出去，要不是好友颜夕说缺一个人，死乞白赖求她，并且答应了明天请她一顿早饭，她才不会浪费大好的睡觉时间来玩这种游戏。

“大家一定要摒除一切杂念！”高个子的男生彻涵显得很兴奋，他是这次游戏的倡导者。

大家一起闭上眼睛，让大脑放空。

彻涵嘴巴里念念有词，过了很长时间，毫无动静。

庄舟在心里叹气，都多大的人了，可不可以……

还没腹诽完毕，突然一阵风吹进来，原本关闭的窗户忽然被吹开，重重地砸在墙壁上，窗帘像午夜的精灵一样上下狂舞。

不会……这么灵验吧……

庄舟偷偷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儿，扫了一眼周围的人，大家脸上的表情都十分紧张，有的人甚至在发抖。

屋子里还是昏黄的烛光，所有物件都笼罩在一层诡异的光晕中。

她觉得有些地方不对，半眯的眼忽然瞟到桌上的蜡烛，顿时明白什么地方不对了！是蜡烛！

屋子里狂风肆虐的情况下，那支蜡烛居然还安然无恙！烛光甚至都没有丝毫晃动！一瞬间身上冷汗直冒，太邪门了！这个游戏不能继续玩下去了！

“庄舟别乱动！”彻涵嗓音绷得很紧，提醒她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若有似无的哭声由远而近，只是低低的呜咽，缓慢凄楚，声音柔和得像是一首歌。

“你是谁？”彻涵照着游戏规则问道，听说召来的鬼一定要问清楚底细，否则无法送回去，就等着被鬼缠身吧。

哭声戛然而止，肆虐的风也随之停了，烛光晃动了一下，光芒似乎亮了一些，就在变亮的光芒之中，缓缓地，浮现出一个淡紫色的身影。

庄舟睁着眼睛，这一切自然看得清清楚楚，一辈子的惊吓加在一起也没这一次这么深，真想大声吼一嗓子，她居然见鬼了！

“我是谁？”女鬼的声音如春风化雨一般，柔柔地，并没让人有什么不适的感觉。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目光在所有人脸上都转了一圈，最后停在庄舟脸上。

“尊贵的王妃，你难道连我都不记得？”

庄舟心里抖了一下，她她她，她不会是问她吧！？可她姓王，也不是什么尊贵的人，她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，父亲是契丹文化的考古学家。

女鬼也不追着她发问，只是凄然一笑，两行清泪忽然滑过眼眶。

“耶律焱，我到死也不能在你身边，你好狠心，可是，可是你看看，你深爱的人，根本就不记得你……”

烛光闪烁之中，她带泪的脸顿时显得有些狰狞，阴测测地看着庄舟：“他既然这么爱你，那我，就让他永远都见不到你！”

女鬼的身影骤然扑下来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庄舟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，猛地抽开被同伴紧紧抓住的手，转身就跑。女鬼猛地一扑撞倒了桌上的蜡烛，原本就微弱的火光突然熄灭，整个房间陷入一片可怕的黑暗中。

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坏了，胆小的女生更是吓得哭了出来。

彻涵急急忙忙地去开了电灯，想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情况。

房间重新被灯光照亮的时候，大家都互相看着，哪里有什么女鬼？蜡烛倒了，烛泪流出来，凝固在桌子上。

“庄舟呢？”颜夕忽然大叫起来，她就坐在庄舟身边，刚才庄舟挣开她的手，怎么就不见了？大家四处查看，果然没有庄舟的影子，没有开门的声音，窗户上有防盗栏，她能上哪儿去？

颜夕忽然大哭出来：“庄舟，庄舟不会被鬼抓了吧！”

“胡说！”彻涵也十分慌乱，可这时候不是怪力乱神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报警？

“刚才我听到有人哭了！肯定是鬼！”

彻涵板着脸，沉默，刚才确实听到有人哭，他按照游戏规则问了“你是谁”，但无人回应，之后那哭声就停了，似乎风也停了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庄舟就像疯了一样挣开他们的手……

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是他们无法看到的？

庄舟一直身体不好。老人说，体弱的人阴气重，最容易碰到鬼怪妖魔，是不是通灵游戏召来了鬼，而只有庄舟一人看到了？

彻涵满脸严肃地让大家散了，然后自己出去找庄舟。

第二章 烈日狂沙



“只有你死了，焱才会回到我身边，你去死吧！”女鬼那张狰狞的脸越靠越近，长长的指甲伸向她的脖子。

“不要！”庄舟大喊一声坐起来，满身都是汗水。

热辣辣的太阳照在头顶上，金色的光线差点儿刺瞎了她的眼睛，她本能地抬手去挡，却忽然被一只手抓住了。

“果然是个活人。很好，跟我走！”粗糙的声音就像锯木头时发出的噪音，让人极其不舒服。

庄舟本能地一缩，手掌摸到地上，立刻收回来。怎么会都是软软的并且烫手的沙子？

抬头一看，她整个人都傻了。

黄沙漫漫，看不到尽头，天与沙海的交界处，蓝与黄，形成强烈的对比，直直冲击着她的眼球！

这是撒哈拉吗？还在地球上吗？！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……”她的同学们呢？

“少废话，跟着我就行了。你以后叫我胡娘。”那只手不客气地拖着她走，力气怪大的。

等等！这个人一身奇装异服，头发很长，一看就是好几天没洗过的样子，贴着头皮一直垂到腰后面，上面还装饰了一些花纹烦琐怪异的饰品。她隐约觉得那些花纹有些眼熟，但还没来得及发问，就已经被带到一片帐篷区外面。看帐篷的外形，已经是十分古老的样式，毡门上有野兽的皮毛做装饰，外面一圈木质围栏，上面竖着旗杆，无数旌旗在风中飘扬，看起来威风凛凛。最让人惊诧的是——帐篷外居然有人拿着长枪在站岗！

“我这里缺人手，你给我乖乖听话。”胡娘瞪着她，用一种说不出是鄙视还是根本

不把她当人看的口气说。

庄舟看着她，心里惴惴不安，想起之前的女鬼。当时她虽然跑开了，但还是立刻就被女鬼抓住头发，那感觉很奇异，似乎觉得身体向上浮起来，女鬼凄厉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回响，但她一点儿都听不清楚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她完全不记得，一醒来，就发现自己在这个地方了。

正在回想的时候，从一座帐篷里跑出来一个小女孩。女孩看起来和她差不多的年纪，一张漂亮的瓜子脸，眼睛很大很生动，有点儿少数民族的味道，脸颊被晒得红扑扑的，看起来倒是很可爱。

她跑过来，管胡娘叫了一声“娘”，然后上下打量着庄舟。庄舟被看得浑身不自在。

“就是她吗？那个从太阳里掉出来的人？”女孩惊讶地说，大眼睛骨碌碌地转着。

“嗯，我以为死了，没想到还活着。”胡娘接口道。

庄舟被她们的怪异对话弄得摸不着头脑，什么叫——“那个从太阳里掉出来的人”？太阳的温度高达5500摄氏度！如果人真的从里面掉出来，那连灰都不会剩下一粒的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女孩子问她，高高在上的语气。

“庄舟。”她忍着反感，在陌生的地方，最好不要得罪人。

“啊？”女孩叫了一声，满脸嫌弃，“庄舟？”她的语气像是要说这是个多么奇怪的名字！

庄舟也正想问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因为看她的表情，似乎不打算把名字告诉自己。然而那女孩却神情张扬地走了，转身时嘴里还说了一句：“汉人的名字总是这么难听！”

胡娘推了她一下，说：“她是我的女儿纬纱，你做完事情之后就服侍她吧。”

做完事情就服侍她吧！？这是什么话？那个纬纱是什么人？这个胡娘又是什么人？看她们两个那身奇怪的装扮，不会是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吧？

庄舟嘿嘿一笑：“您老真爱开玩笑。”

女孩又瞪她，这次什么好脸色都不给她看，狠狠扯着她的手臂走进一座帐篷，递给她一个大木盆。“去洗干净了！”她手一闪，故意不去接那木盆，木盆掉在地上，里面的东西全掉在沙子里。胡娘生了气，随手抄起一旁的木帚朝庄舟甩过来，幸好她机灵，侧身闪过，一转身跑了出去。

烈日当空，骄阳似火，胡娘气急败坏地喊着，在沙漠里用蹩脚的汉语喊着：“你这个死丫头给我回来！”

庄舟冷笑，奇怪，她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来到这种鬼地方的？

才跑了几步，她突然感到身体没来由地震了一下，继而那种震动便铺天盖地而来，轰隆隆像是席卷万物。她生生吓了一跳，连忙停下来。

前方的沙漠中，有大团大团的黄沙被卷起来，向天空扩散开，有遮天蔽日之势。

她定定地看着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跑得太快，导致心脏无法负荷，现在隐隐约约夹杂着阵阵疼痛。

远处黄沙中隐约出现几个人影，骑着黑色大马，黑色的披风在风里张扬着，口中吆喝着驱使马匹快跑的口令，那声音狂野张扬。

天啊，这是个什么鬼地方！？

那一行大概有十多个人，骑马驰骋，万里黄沙在他们身后被狠狠地抛下。

为首一人气势最是嚣张，一看就知道是头头之类的人物。他似乎看见站在黄沙之中的庄舟，突然调转了马头向她奔来，像寻获了什么宝贝一般露出了自负的笑容。

而他身后的人一见他改变方向，也立刻跟着过来了。庄舟见势，二话不说，掉头狂奔。

身后无数匹马追着她，地动山摇，沙尘漫天，真不是一般的壮观。

“居然敢跑！”为首的男子微微不悦，离她很近时，便举起手中的黑色长鞭，挥下来。

他的鞭子如破空之光，“嗖嗖”几声，直追而来，她还来不及反抗，身体就飞了起来。

他朗声大笑，激越昂扬，让人心头一震，仿佛纵横捭阖的王者，使人从心底惧怕起他来。而那张好看近乎完美的脸又为他身上的邪恶气质补足了缺憾。

庄舟吓得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，在半空中翻转了一圈之后，才落下去，重重地撞在一个结实的怀里，差点儿撞得她吐血。

他一手搂着她的腰，一手勒紧缰绳让马儿停下来。那匹马长长嘶啸了一声才停住，兴奋地在地上踏了几步。

那个男人抬起手把她的脸转过去，指腹的粗茧磨得她的脸微微泛疼。她不情愿地看向他，却忽然掉进他那深似汪洋的双眸中去。

“就是你！”他口气笃定，那低沉的嗓音让她又不禁一震。“你是谁？”

狼狈地移开目光，庄舟捂着跳个不停的心脏。淡淡的，淡淡的有种疼慢慢渗透出来。

他身上的服饰也很怪异，圆领窄袖，腰上和袖口处都有着厚实、油亮的黑貂皮毛，柔软的毛轻轻扫过她的脸。这个英俊的男人居然留一头很长的头发，乌黑的发在风里张扬，狂野而妖异，皮肤有些黑，让太过俊美的脸显出一种阳刚之气。黑眸深邃，让人不敢直视。若是有星探发现他，明天的天王偶像绝对非他莫属！他的装扮完全不符合她的观念，然而看起来却又那么适合！

从小父亲在她脑海里灌输的历史知识一点点儿浮现出来。父亲是契丹学的专家，耳濡目染，使得她对契丹历史也感兴趣。只不过这个强悍的民族只在中国历史中辉煌了短暂时间，之后便如烟云消散，被历史的洪流掩入深深的尘埃之中了。

关于契丹文化的点点滴滴在庄舟脑海中渐渐成形，庄舟的嘴巴也越张越大。这人的服饰，就像那些泛黄的旧资料里展现的一样。她诧异地看向四周，旁边的人清一色全是

这样的打扮！

“她是怎么到这里的？”那男人低下头去问跑出来的胡娘，用的是契丹语，庄舟从小跟着父亲，多多少少能听明白一些，但是由于语境的关系，始终半生不熟。

胡娘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奴婢在沙漠里发现她，就带回来了。”

他嘴角轻扬，似是很高兴，对庄舟道：“你始终还是要被我抓住的！”

她完全听不懂他说的话，但是心里有个事实却十分明白，那就是——她，穿，越，了！

消失了千年的契丹语根本没几个人会，就连父亲那样的专家，也不过识得几个浅显的文字，她更是必须连猜带蒙，才能隐约理解他们话里的意思。

心中的惧怕一点一点加深，如果她的设想全部成真，那么她现在身处的地方是古代的辽国？那么具体的时代呢？从耶律阿保机到耶律隆绪，到耶律延禧……一个又一个辽国帝王在脑中闪过。这个时候在位的皇帝是谁？千万别是耶律隆绪之前，在这个亲汉人的皇帝没有登基之前，辽国社会里对汉人的歧视，比南北大战之前黑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还不如。她这个样子一看就不像契丹人，到了辽国，焉有活路？

她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情况实在太乱了，突然孤身一人来到陌生的时代，又遇到这个奇怪的男人，更重要的，她的身体……她的病在现代都希望渺茫，倘若在这样的时代，根本就是不治之症，即使华佗也穿越来，同样不能解救她。

巨大的恐惧感和无力感袭来，头顶上阳光太过激烈，她快要撑不住晕过去了。顷刻间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这样的情绪占满了！她一点儿都不觉得兴奋，虽然她热爱的契丹文化就呈现在眼前，虽然看完《契丹王妃》的狂热感情还在心中汹涌澎湃，但是……她是否能选择去留，或生死？在纯辽化的地方汉人地位低下，通常沦为奴隶，命运悲惨，生死未卜。在这样的陌生时代，她要如何生存下去？

她脸上一瞬间已变化了无数种表情，那男人看得不耐烦了，声音里透着微微的怒意：“你应该回答我的问题！你是谁？！”

刚才脑中混乱，竟没有听到他说话。

“我……”脑海中一瞬间已闪过千万个念头，她断然不能告诉他自己是来自未来世界穿越到这儿的，因为这样的话不仅他不会相信，连她自己都难以相信。思忖片刻，才说，“我跟随一个商队来到这里，可是路途中我和他们失散了，没粮没水，就在沙漠里晕倒了，幸好被胡娘救回来，谢谢你们。”
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但一双如鹰般的眼眸仍紧紧锁着她的脸，她的慌乱无处躲藏，目光中的闪烁更是让他怀疑：“你说你一个女人跟随商队前往沙漠？”

庄舟硬着头皮点点头，反正死就死了，话都说出口，再去改，恐怕会让这个危险的男人更加怀疑！何况她知道，他绝对是个聪明绝顶的男人，他的眼睛如此犀利，仿佛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！

他邪佞的眼光在她身上扫了一遍，掀起她白色的T恤领口，靠近她：“你穿成这样，别告诉我你是商队的妓女？”

庄舟这才猛然惊觉，她身上的衣服和这个时代完全不符合，无论是宋朝还是契丹，女子都应该是矜持守礼的，唐朝形成的淫邪风气已慢慢堕入历史的尘埃之中。她身为一名汉女，更是应被儒家礼节束缚得紧紧的。

可是眼下，她一身二十一世纪青春活力的少女打扮，在这些人眼中，无疑就是“奇装异服”，露出的白色手臂和脖颈，更是让这个男人眼中充满了不屑。

见她脸色苍白，他确定了自己的猜测，冷冷一笑，手一松，把她从马背上抛下来，毫不留情。她狠狠地摔倒在沙地上，虽然是软沙，但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和炽热的黄沙接触，还是火辣辣地疼起来。

她忍着疼痛和满心的委屈爬起来，来不及拍打身上的黄沙，他坐在马上却已开口：“既然是商队中的妓女，那么正好为我的军队服务！”

她一愣，还未反应过来他的意思，周围的男人都放声欢呼起来。她恍然大悟，他……他竟然要让她做营妓吗？

突然感觉那些男人投过来的目光肮脏淫秽，她的心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落下去……

“就从明天开始，今晚本王准许你把自己喂饱！”他弯下身，用鞭子抬起她的下颚，眸子微微眯起。

“我不是妓女！真的不是！”庄舟连忙为自己辩白，只差没跪下来了。

他嘴角染着笑意，低下头重新用手抓着她的下巴：“你要本王证明你还是处子？”

她脸上一阵阵火辣，像被人狠狠甩了几十个巴掌，满脸通红，站在那里不知所措。

跟一群野蛮男人解释自己是贞洁烈女，她光是想想那样的后果都觉得可怕。

他一下子跃下马背，把她打横抱起来：“好！若你真是处子，那么你只用做我一个人的妓女！”

听到这样的话，庄舟嘴里的脏话差点忍不住骂出来，但想想还是狠狠咽了下去，眼下要是骂了他，恐怕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这些野蛮人怎么会懂得文明世界的规则？

她现在只能祈祷他不要立刻就证明她的清白，好歹给她一点时间，让她想个办法怎么逃跑。

其他的男人都欢呼起来，刺耳的声音在燥热的空气中无限扩大，穿过她的耳膜直直撞进心里。

“等一下！”庄舟拼命挣扎，已经被他抱着进了最中间那座豪华的帐篷里。他大笑着把她扔在床上，然后站在床边居高临下欣赏她恐惧的样子。

“我真的是清白之身，我没骗你！”她惊恐地说，神色慌乱，不住地往后退，身体已经缩到床角，没有任何退路了。

“是不是得本王说了算！”他一只脚踏上床板，手臂支在膝盖上玩弄着那根长长的